

《地火明夷3》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火明夷3》

13位ISBN编号：9787550224773

10位ISBN编号：7550224773

出版时间：2014-1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燕垒生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地火明夷3》

内容概要

僻处西原的楚都城在大统制眼里，犹如一根不能不拔除的尖刺。第一次远征失败后，大统制马上计划开始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攻击。大统制的一意孤行引起了共和国国务卿郑昭的反对，然而郑昭却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昏迷不醒，已被开革出伍的郑司楚在照顾父亲的时候，对共和国所宣扬的一切开始产生了怀疑。同时在西原，五德营大帅薛庭轩同样预料到大统制会对自己斩尽杀绝，于是在西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由于无所不用其极，招致了五德营宿将陈忠的不满，觉得薛庭轩的做法使得五德营背弃了以往一直坚持的信条，可他也承认在当前这个险恶的环境里，若不是薛庭轩的不择手段，五德营同样生存不下去……

《地火明夷3》

作者简介

燕垒生，吴人也，越人也，吴越人也。耽幻想，嗜文字，虽不工亦为也。年甫成童，即弄柔翰，迥非卓犖不群，唯窃窃自喜而已。曩以为有鸿鹄之将至，而不知随斥鷃以终老。无他长，略识曾文正公“屡北屡战”之旨，故久坐冷板凳而不殆。笔下所出，大抵荒幻恢诡，不经之语耳。著有长篇小说系列：《道可道》、《紫衣僧幻真》、《贞观幽明谭》、《天行健》、《地火明夷》、《轩辕剑之天之痕》。

《地火明夷3》

书籍目录

- 第一章 险死还生
- 第二章 酒中豪杰
- 第三章 瞒天过海
- 第四章 最后关头
- 第五章 俯仰之间
- 第六章 自立门户
- 第七章 一触即发
- 第八章 杀机四伏
- 第九章 再造共和
- 第十章 风暴将至
- 第十一章 磨刀霍霍
- 第十二章 碧波红血
- 第十三章 知彼知己
- 第十四章 决死冲阵
- 第十五章 燃海之火
- 第十六章 血染朝阳

《地火明夷3》

精彩短评

- 1、看完第三本末尾，就知道楚帅没女人缘的基因遗传下来了.....
- 2、书中楚休红的影子时隐时现 让人回忆起高鹗城中的惨烈 战争是永恒的 和平才会更让人渴望
- 3、略微平淡
- 4、已经先在网易云阅读看过了，不过还会买来收藏的。话说这部很多地方影射的太明显了吧，从小说的角度看，是不怎么好的地方
- 5、从初中开始读天行健，到后来的星海里司楚亮相，再到大学时候地火明夷开始连载，时光和成长都在这部书里。但评分客观，为的是燕大的文笔和情怀
- 6、可惜只能出版三本。
- 7、一蟹不如一蟹2
- 8、南军连战连捷，但我更想看见的五德营确未出境。
- 9、越来越觉着，相比天行健，地火明夷系列劲儿松懈了不少。
- 10、这部的战争反而还不如薛庭轩对抗毕炜的精彩。唯一的亮点就是三人合奏。司楚怎么这么快就对申芷馨有感情了，之前明明还是暗恋肖舜华嘛。
- 11、故事尚可，没有突破。
- 12、2016//71 结尾忍不住看乐了，真是罪过
- 13、越往后看越没意思，单纯的打斗写多了就像反复看火影对决，总会无聊的，至于结局，只能说《人间道》不出谁也不知道剧情还会往哪儿走，共和对再造共和的下一步，是不是再造共和对共和国之辉？类似的架构写一遍足矣，还不如把重点放在郑司楚几人身上，燕大真心不适合描写大场面
- 14、南北大战终于要开始了
- 15、这种小说就像是看好莱坞电影一样，是最应该搬到荧幕上的，这么好的故事却没有人看，如果这些小说再好好的雕琢一下，完全可以和指环王媲美，国外的小说创新是一流，但国内的小说的人性的刻画虽然过于单纯，但更热血
- 16、本书只看了实体的三本，看评论似乎网上出全了，都是实在捡不起来了。
- 17、<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4745912>
- 18、就是看过天行健才觉得地火明夷系列更精彩啦！
- 19、天行健和地火明夷系列对我来说实在是有很多意义在里面。作为故事中架空世界的脑残粉，无条件支持每一部
- 20、五卷的前两卷出了三本，后三卷没出，在网易读完了。通篇已经没有天行健的流畅，也没有天行健人物设定的合理，收尾也稍稍仓促。没有天行健精彩，读的是延续的情怀。跟自己比不如，跟别人比，五星还是绰绰有余。十二
- 21、这个系列最好看的还是天行健的第一部，因为第一部上瘾了，然后就想看后面的，结果一直就看到了地火明夷。如果说郑司楚是楚休红的延续，那么后面的一系列攻防战，则是高鹗城的和蛇人对垒的延续。
- 22、实体书分别是《风起之卷》《雷鸣之卷》《海啸之卷》，与网易云阅读目前正在发布的版本并不完全相同，相信内容有所增补。

1、当我开始读《地火明夷》时，其实并没有想到会是这么长篇幅的作品，直到发现进度条跑得不如想象中迅速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部头。能选择它看，当然是因为燕垒生的原因，更因为《天行健》。《地火明夷》是燕垒生计划中『天地人』三部曲的第二部，对比第一步取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同样取的是《易经·三十六卦 地火明夷》。明夷：表火入坑中，陽氣被陰氣所傷害，被小人所重傷。主大凶象。諸事不宜，運最背之時。其实相比较《天行健》中惨烈和有些渗人的血腥战争（特别是和蛇人），毕竟发生在人类内部的，曾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对抗势力间的斗争要看起来舒服些。比起楚休红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主人公，燕垒生在《地》中着力塑造的是彼此间几乎不分伯仲的三位少年英雄：继承楚休红五德营的薛庭轩、楚休红的亲生儿子郑司楚，以及作为标题同名任务的陆明夷。泛泛说来，诸大势力间的博弈和斗争，英雄们的惨烈征伐和权谋，乃至在大背景下暗流涌动的异势力——这样的套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是追求大格局的奇幻作家们的共同的喜好：最显眼的当属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王国间的征伐，异族的入侵；还有罗宾·荷布的《刺客三部曲》里的王国与带来恐怖的红船劫匪；乃至燕垒生所构建的这个帝国和共和互为征伐，异族窥伺的世界。这样的格局当然适合作家来挥洒自己需要的情节，可是谈不上多么有新意，但是，燕垒生的笔力、构思和情怀却至少撑起了这个格局，即使和前述这些一流的好手们相比也并不显得简陋，起码也是及格之上，但是从整个IP的包装来看，还任重道远；除此之外，燕垒生作品中对于「共和」、「帝制」的思考、设定，毫无疑问受到了《银河英雄传说》的影响；几乎可以看到金发的少年皇帝以及红茶提督恍惚间投射在陆明夷和郑司楚的身上，因此这两个人物多少对于曾经《银英》的读者来说颇为讨喜。即便是戏份稍轻的薛庭轩，也是同样不可小觑的豪杰。这符合我一贯的期望——为了剧情和主角，就算是配角和对手，一定也不要耍蠢货。于是，陆明夷的野心、薛庭轩的权谋、和郑司楚的迂善这几点让他们不那么完美讨喜的特质在他们的才能和激情面前都是瑕不掩瑜的「人性」，而作为对手的三人，都难能可贵的保持了心里那点本真：陆明夷终究不是自己野心的奴隶，而是依然有着些许少年的傲气和义气；薛庭轩纵然杀伐果断，心思深沉，但是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却依然做不到彻底的冷酷；郑司楚的那点迂腐和善良，虽然多次让他沉沦和犹豫，可是大是大非面前他也终究没有辜负期望。这样的生动而向上的英雄群像才是配得上燕垒生盛名的作品——即使看得出一些其他作品和传统套路的影子，但是作者灌输在文字当中的热诚和思考却并不廉价。愿那些骄傲的少年可以一直昂扬，不忘初心。唯刀百辟，唯心不易。

章节试读

1、《地火明夷3》的笔记-第102页

宣鸣雷在一边笑了笑道：“不错。昨日的朋友，今天可能就成了敌人；而今天的敌人，明天说不定又成朋友。将来的事，谁说得清。对了，申小姐，您是教音乐的，能不能麻烦你借我一面琵琶？”

申芷馨听郑司楚说过宣鸣雷是个琵琶高手，倒也不意外，问道：“宣先生是琵琶好手吧？不知是哪一家的家数？”

宣鸣雷道：“琵琶家数，穆曹两善才，我是曹善才那一派。”

申芷馨笑道：“宣先生原来是北三才手一家。只是五羊城琵琶是穆氏所传，比北派要稍短一些，不知宣先生用不用得惯。”

穆曹两家是琵琶世家，代代都出名手，有南穆北曹之说，这一派的掌门便称“善才”。穆家世居五羊城，因此五羊城的琵琶都是穆氏的家数。因为南边人身材普遍要矮一些，手也要短，因此穆家的琵琶比北派琵琶要短半寸，音质也要尖一些，别的倒没什么不同。宣鸣雷道：“这个没关系。我在东平城时，穆曹两派的琵琶都用过。”他生平所好，最爱的是酒，第二便是琵琶。南逃时用惯的琵琶没带来，这些日子实是手痒难当，虽然听郑司楚说来也有趣，但实在很想弹上一曲。申芷馨道：“宣先生急着要的话，边上就有家学校，教音乐的是我同学，她那儿定有琵琶，我马上去找她借一面。”

宣鸣雷喜道：“如此甚好，不知申小姐什么时候有空？”他不是个扭捏之人，说要就要，听申芷馨答应了，就打蛇随棍上，逼了一句。申芷馨见他这么急法，笑道：“很近的，我骑马过去，片刻即回。司楚哥哥，你和宣先生在这儿先坐坐，我去一下就来。对了，司楚哥哥，你带着笛子吗？”

郑司楚见宣鸣雷逼着申芷馨去借琵琶，申芷馨却不以为忤，似乎乐于如此。听她问起笛子，便道：“我有一支。”

申芷馨抿嘴一笑道：“如此甚好，我还正想听听司楚哥哥演示一下花月春的手法呢。”

她说着便出门带马，走了出去。郑司楚等她走了，低声道：“宣兄，你也太不客气了，哪有逼着人家去借琵琶的道理？”

宣鸣雷抓了抓头皮，有点不好意思地道：“郑兄莫要怪我，实在手痒得紧了。一直听说五羊城是穆善才的老家，不知申小姐认不认得他？”

宣鸣雷当初要灭螺舟上那几个士兵的口，郑司楚对他实是已有三分不满。但见他如此热衷于音乐，又对他有了几分改观，心道：宣兄也是性情中人。他虽然有点不把人的性命当回事，但还不是一意孤行之人。那一回宣鸣雷本要将螺舟炸掉，但郑司楚一求情，便只是将螺舟沉到了水底，事后螺舟中那几个士兵破门而出，仍可将螺舟升上水面，也没有胡乱杀人。他心想宣鸣雷性情直了点，毕竟不是以杀人为乐的狂徒。人与人自是不同，自己一味强求，倒也显得自己不够大度了，何况，宣鸣雷到底是自己一家的救命恩人。这样一想，他也微笑道：“只是小芷非要我吹笛，只怕我要出大丑了。”

宣鸣雷笑了笑道：“郑兄还在为我在林家那番话多心？其实那回我只是去敷衍林公，你的奏笛之技，实是得名家传授，除了火候不够，别的无懈可击，多加练习，有朝一日定有大成。”

郑司楚心道就算能有大成，但蒋夫人对程迪文如此推许，自己想吹笛上超过程迪文恐怕不可能。一想到程迪文，他不禁有点黯然。程迪文是他自幼相交的好友，又同在军中多年，实与兄弟无异。但程

《地火明夷3》

迪文的父亲是大统制的亲信，自己的父亲却已与大统制反目，两人只怕相见无缘了。他从怀里摸出那支铁笛，淡淡道：“但愿吧。”

宣鸣雷见他拿出了铁笛，想起那天他吹的一曲《一萼红》很是生涩，问道：“你吹得最好的是哪支曲子？别让申小姐笑话了。”他对音律之痴迷实不下于程迪文，隐隐觉得郑司楚出丑，连带着自己似乎也出丑了。

郑司楚道：“我最熟的还是一首《秋风谣》，只是这曲子有点萧瑟，似乎……”

宣鸣雷道：“《秋风谣》？这曲子我也很喜欢，来，去院子里练一下，我帮你看看，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他说干就干，抬腿就向院中走去。郑司楚只得跟了出去，心里倒也并不是很不愿意。宣鸣雷是琵琶高手，当初连程迪文一听都大加赞许，自己的笛技若是比他差得太远，在申芷馨面前这个台可塌不起，心想“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句话倒也不错。

院子里有棵大树，下面有几块平整的石头，是夏天天热时在外面乘凉时坐的。现在正是五月中旬，南方的气候热得早，现在已经很热了，宣鸣雷掸了掸石上的灰尘道：“这儿正合适。郑兄，来来来，让我好生听听你的妙技。”

郑司楚见他眼含笑意，但眼神里总有一丝嘲弄之意，心道：你真当我是生手？在雾云城最后一年里，他因为没什么事，常去请教蒋夫人，自觉水准已相当不错了。他坐到一块石上，说道：“那我便献丑了。”说罢，将铁笛举到唇边，试了几个音。

这支铁笛是程迪文送给他的。程迪文家中豪富，这铁笛亦是不惜工本请高手匠人制作，程迪文亲自督工，音准极佳。郑司楚已有月许不曾练习，刚吹了两个音时还有点生涩，但吹了一个乐句，只觉手法越来越熟，音符直如溪水汨汨而流。

迪文，将来不知我们还有没有相见之日。

他吹着，心底默默地在想着。他本是笃于友道之人，与程迪文更是亲如兄弟，自己一家逃出雾云城，亦是得程迪文不顾危险前来相告，他对程迪文更多了一分感激。吹着这首《秋风谣》，当初与程迪文两人在军中并马而行，挺枪冲阵的情形仿佛又回到了眼前。那些岁月，虽然并不是太久，却又仿佛已如隔世。他心下黯然，与这首《秋风谣》却越发契合，吹到后来，笛声清如寒冰，声可遏云，虽是初夏，眼前似乎有秋风乍起，四野萧瑟之感。

一曲终了，郑司楚收回笛子，还不曾说话，一边却听得申芷馨叹道：“司楚哥哥，原来你的笛技竟如此高明！”

郑司楚吹这一曲时，实已将身心全放在笛孔间，身外万物皆不留意，听得申芷馨的声音，他才知道申芷馨已回来了。他忙站起来道：“小芷，你回来了？”

申芷馨背着一个长条布包，手上还捧着一个。她将布包递给宣鸣雷，将背上那布包解了下来道：“真好。以前听这支《秋风谣》，我总嫌它太悲哀了，但听你吹来，却别是一番滋味。司楚哥哥，这是花夫人教你的吧？”

郑司楚道：“她姓蒋，现在叫蒋夫人。小芷，你也过奖了，我实在还不曾体会到此间三昧。”申芷馨夸赞他，他到底还是高兴的，但他对自己的笛技并没有太多信心，当初被程迪文不知取笑了多少次，觉得申芷馨只怕也只是客气而已。

《地火明夷3》

申芷馨道：“天啊，这般高明还要谦虚。宣先生，你说是不是？”

宣鸣雷本来急着想弹琵琶，但现在抱着琵琶，人却似有点呆了。听申芷馨一说，他才道：“是啊是啊。只是……”他还想指摘几句，说郑司楚在运指之时还有点生涩，音阶转得不是很自然，但又说出口。郑司楚方才这一曲，与当初在林家吹的那支《一萼红》实已判若云泥，自己虽然不长于笛，也不算此道庸手，但若是自己吹来，定然不会有郑司楚这一曲一般摄人心魄。他又是惊叹，又有几分妒忌，说道：“来来来，我们来合奏一曲吧。”

郑司楚有点尴尬，笑道：“别的曲子我可不熟……”

申芷馨抢道：“那就再吹这支《秋风谣》吧。宣先生，你会不会？”

宣鸣雷心道：我有什么曲子不会？你也太小看我了。他生性不拘小节，当初和小师妹合奏，亦大不客气地讥弹，几次把小师妹都惹哭了。但在申芷馨面前，他不知怎么有种从来未有过的局促，那些大咧咧的话根本说出口，斯斯地道：“此曲倒也弹过几次。申小姐你也带了乐器吧？”

申芷馨抿嘴一笑道：“是啊。”她从背上解下那布包，却是一面黑漆古筝。弹筝必要坐下，弹琵琶倒可站着，宣鸣雷正待站起来，郑司楚已站到一边道：“小芷，你坐。”

申芷馨又是抿嘴一笑，坐到石头上，将古筝摊到膝上，调了调音，道：“这支《秋风谣》本是笛曲，若是合奏的话，同时发声也不好听。这样吧，我先弹一段过门，等一下你们看时机加入。”

这等合奏已是高手方能所为，郑司楚心下一慌，心道：糟了，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加入？宣鸣雷却也想到了此间，幸灾乐祸地道：“好啊好啊，合奏正是要有层次，方能动听。申小姐，请了。”

申芷馨笑了笑，马上又正色在弦上一拨。过门即是前奏，也就是将《秋风谣》的几个乐句糅合一下。她纤指一落，铮铮琮琮的筝声便已响起，直如流水翻波，说不出的动听。郑司楚一怔，忖道：原来小芷……她在音律一道竟到了这等境界！

蒋夫人在音律上实可算天下数一数二，较程迪文只怕还要高明一些，郑司楚当初去看望她时，蒋夫人兴起亦曾为他鼓筝一曲。郑司楚听来，只觉蒋夫人指下风生，乐声说不出的平和秀雅，听来亦觉得心境大佳。现在听申芷馨鼓筝，竟然不下于蒋夫人，也不知是自己的判别力尚不足还是什么。但看了看宣鸣雷，却见宣鸣雷眼中如醉如痴，既是赞叹亦是陶醉，心想：看来我想得没错，小芷真是音律上的绝世好手。若是她能与蒋夫人和迪文合奏，不知该怎么动听法。

想到程迪文和蒋夫人，郑司楚心中又有点郁郁。这时申芷馨的一段过门已到尾声，弦声袅袅不绝，正在这时，叮叮数声，却是宣鸣雷的琵琶声响了起来。这时前段尚有余音，宣鸣雷加入得正是时候，全无突兀之感，筝声与琵琶声便如水乳交融，说不出的和谐。郑司楚听得亦如在醉里，但心底又有点慌，心道：糟了，我该什么时候加入？本来这时候加入是最佳时机，只是自己经验尚不及宣鸣雷，错过了此机，现在再吹，等如将这筝声和琵琶声打乱了，实属大煞风景。宣鸣雷抢到了这个良机，听笛声并不曾响起，心下暗暗得意，忖道：郑兄啊郑兄，你到底还是个生手。他要在申芷馨面前卖弄，更是打点精神，将本事用出了十成。他在这琵琶上实是超等好手，指法之精，实不作第二人想，曹氏三才手使得花团锦簇，筝声和琵琶声便如两道溪水，时而汇在一处，时而又分流出去，却又是一丝不乱。

申芷馨本来想的正是这段过门结束后，宣鸣雷和郑司楚便可加入，谁知响起的只是琵琶声。她心道：司楚哥哥真沉得住气，那就再来一段过门吧。倒真看不出宣先生竟是这一等的好手，司楚哥哥没替他白吹牛。她的指法精熟之极，虽然宣鸣雷的琵琶声错综繁复，但筝声清澈入骨，丝毫不为所乱。这一段过门很快亦到了尾声，宣鸣雷此时要卖弄本事，五指舞动如飞，加了好几个装饰音，正在得意，突

《地火明夷3》

然无名指一沉，他的心也是一沉，暗道：糟了！破音！

申芷馨拿来的是一面穆善才式样的南琵琶，较他用惯的曹氏北琵琶稍短。本来宣鸣雷一法通，万法通，也不会有错乱，但偏生要卖弄本事，弹得兴起，已忘了这一点，无名指的指位便错了些微。虽然只是毫厘之差，但音律实是不能有半点差错，在申芷馨这等一流好手听来，已觉得这一音错了。本来箏声与琵琶声无比和谐，这一音有了点错，实是说不出的难受。申芷馨本来与宣鸣雷合奏得天衣无缝，这音一错，便如一匹上好的缎子当中出现了一点瑕疵，实是无比可惜。哪知她的眉头刚要皱起，笛声突然响了起来。

郑司楚也已听到了这一声破音。他在音律上虽然远比不上宣鸣雷和申芷馨，但这一曲如此美妙，便是全然不通音律之人也觉得自然而然，一声破音自是特别突兀。他的手比脑子转得更快，就在这破音将起未起之时，笛子已凑到唇边，一下吹响。笛声比箏声和琵琶声都要响亮，立时将破音掩住，偏如妙手匠人将错就错，把这匹有了一点瑕疵的缎子补上一点花纹。因为顺其自然，不觉其为瑕疵，反倒更增美妙。他一将铁笛吹响，便心无旁骛，将这支《秋风谣》吹了下去。他对音律只是初通，也没本事去配合箏声和琵琶声。这等自行其事实是合奏的大忌，但宣鸣雷和申芷馨两人都是音律好手，索性就任由郑司楚吹奏，两人手法一变，转为配合他的笛声。一时间，笛声、箏声和琵琶声齐头并进，有时笛声孤峰拔起，箏声和琵琶声又如比翼双飞，随之升高，反而更加和谐。这一曲《秋风谣》奏来，虽是夏日，周围却森森似有萧瑟秋风吹来。

《秋风谣》共有三段。乐句虽然一致，但一段比一段更高。以往奏起这支《秋风谣》，申芷馨只觉曲声一味凄苦，未免格调不高。但郑司楚吹得却是霸气十足，全然不顾，这《秋风谣》虽然仍是一派苍凉，其中却又似有着勃勃生机，偏如秋风起时，万木萧疏，虽然肃杀，但地底根须却极在萌动，只待来年便仍要蒸蒸日上，凄苦悲凉中，带着一丝掩之不去的倔强。有生以来，她还是第一次听到《秋风谣》竟有这等意境，不觉又惊又喜，心道：这便是花月春嫡传心法吗？我只以为司楚哥哥是个武人，不通音律，没想到他竟是此道不世出的天才！先前听宣鸣雷的琵琶声，她已觉得叹为观止，但一山更有一山高，宣鸣雷的琵琶声仍是人间峻岭，纵然高可插云，犹有尽处，郑司楚的笛声却仿佛大鹏展翅，越飞越高，竟不知将要到何处方休。她平生专精音律，好手也见过不知凡几，只是如郑司楚一般全然不依旧法，只是自由自在地摩云高飞，却是闻所未闻。只觉与他合奏此曲，连带着自己在音律上亦大有进益。

郑司楚已全然沉浸在音乐声中。此时《秋风谣》已到了尾声，本来应该声音渐轻，慢慢收尾，但他心底却似有个人在说：不行！不论如何，纵然山崩地裂，永远都不放弃！有宣鸣雷和申芷馨的伴奏，他的笛声亦如有神助，先前一曲本觉得是自己超水平发挥，但此时更加纯熟。便如一个人翻山之时，本来觉得山顶就在眼前，马上就要到头了，可是到了山顶，却发现前面豁然开朗，又有一片耸入云天的山峰，别有一番天地。他吹到尾声时，浑身血液都似要沸腾了，只觉这一腔热血若不能喷薄而出，势必将自己的身体都烧得干枯。他鼓足了胸中之气，一下吐出。笛声一下亮起，直如穿云逐电，越拔越高，似是一个人站在绝高处，见到河山尽在脚下，百感交集，既有对天地的敬畏，又有着万丈豪气。

这一声笛声响起，便是周围住家也都听到了。这儿本来是个学校，教的正是乐师，他们久已听惯了，但这声笛实在太过惊人，就算完全不懂音律的亦觉得眼前一亮，心道：世间原来还有这般一个模样！随着笛声穿云而去，头顶却是扑簌簌一阵响，那棵大树上如雨般落下不知多少树叶。

广阳地处南疆，从未下过雪，草木亦经冬不凋，夏天这般落叶实属异常。郑司楚一曲终了，人犹在曲声中似不能返，被这阵落叶劈头盖脑地落下来，洒了遍身。他吃了一惊，抬头看去，却见宣鸣雷和申芷馨两人都已站了起来，身上亦洒满落叶，两人却浑若不觉。他干笑了两声道：“小芷，真是让你见笑了。”

申芷馨道：“司楚哥哥，你……”说到这儿却是一阵哽咽，说不下去了。宣鸣雷突然走上前来，掸了掸身上落叶，向郑司楚行了个大礼道：“郑兄，天下一人，唯君而已！”

《地火明夷3》

这个评价高得出乎郑司楚意料之外，他有点手足无措，道：“宣兄，岂敢……”嘴上谦虚，心中仍是如在梦寐。方才这一曲，在箏与琵琶的激发之下，竟能达到如此境界，他自己也根本没想到，此时最意外的反是自己。

宣鸣雷眼里闪烁着一丝异样的光芒，还没说什么，申芷馨突然叹道：“司楚哥哥，纵然你指法还稍有些许生涩，但奏笛之技，你已尽得其中三昧。就算不是真的天下第一……我想，也差不多了。”

连申芷馨也这般说，郑司楚更是吃惊。这时三个人都不再说话，三人之间出现了一个冷场。宣鸣雷觉得有点不自然，正要开口，头顶又是扑簌簌一阵树叶落下，洒得他满头都是。他伸手掸了掸，笑道：“古人云，一曲通神，可夺造化之秘。郑兄，你这一曲果然能颠倒四季，变夏为秋啊。”

郑司楚心中亦是一动。现在是万木争荣的夏天，但他心中感受到的，却是一丝带着无边肃杀的秋意。这一丝秋意隐隐而来，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巨变。

这个世界，又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火焰已经燎着了甘隆的衣服，将他笼罩在一片奇彩之中。甘隆像铁柱一般站着，高声唱道：

“身既死矣，归葬山阳。

山何巍巍，天何苍苍。

山有木兮国有殇。

魂兮归来，以瞻家邦。”

这首歌，是昔年帝国军的葬歌，却总是被人当成战歌来唱。很久以前，甘隆就是唱着这首歌冲向战场。当时代转到了共和国后，这首歌被禁了，但甘隆临死前，这首歌的歌声却响在耳畔。仿佛许多年前，那些曾与自己一同出生入死，最终却先自己倒下的战友们又来到自己身边。

魂兮归来，以瞻家邦。

他想着。烈火将甘隆卷入，吞没，冲上云天。

甘隆，昔年帝国火军团最后的宿将，战死于共和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凌晨。

《地火明夷3》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